

张丽红◎著

大观园内外的 梦幻与现实

——《红楼梦》人物形象解析



辽宁人民出版社

大观园内的 梦幻与现实

——《红楼梦》人物形象解析

张丽红◎著



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

©张丽红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观园内的梦幻与现实:《红楼梦》人物形象解析 / 张丽红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205-07777-8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红楼梦》人物—人物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230537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朝阳铁路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11.5

插 页: 1

字 数: 160千字

出版时间: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伯 灵

装帧设计: 先知传媒

责任校对: 蔡桂娟

书 号: ISBN 978-7-205-07777-8

定 价: 23.00元

前言

“子落枝空”的审美感受

一些红学家认为《红楼梦》第五回是《红楼梦》的总纲，即全书的核心内容和人物命运结局的暗示。从作品情节主题来看，这是不错的，但是，从审美的角度即从人的毁灭带给人的感受来看，只说第五回是总纲显然又是不够的。我以为，恰恰是其他并非情节性的表现生命感受的章节与总纲内容的互为呼应、互为对象的浑融一体，才表现了《红楼梦》主题的深邃、凝重和阔大。

在表现生命感受即非情节性的章节中，我特别欣赏小说第58回“子落枝空”的描写。也许是我的偏见，我认为这个“子落枝空”的审美感受，既是贾宝玉面对一株杏树产生的美的失落的悲凉感，又是曹雪芹借贾宝玉表现的美的失落的悲凉感，更是曹雪芹借贾宝玉的审美感受表现他的关于少女的毁灭、青春的毁灭、人性的毁灭、美的毁灭和人的毁灭——即整部《红楼梦》表现的主题的一种审美感受式的表达。

《红楼梦》第58回，清明之日，宝玉病体稍愈，准备去看望黛玉，路过沁芳桥柳堤，见一株杏树，已花落结果，便产生了“子落枝空”的悲凉感：

宝玉也正要去瞧黛玉，起身拄拐，辞了他们，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到‘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

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二年，便也要“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也不免乌发如银，红颜似缟。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叹息。正想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不能？”

面对一株杏树，贾宝玉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浓重的子落枝空的悲凉感呢？作为自然界的一株杏树，子落不落，枝空不空，与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当人把自己的生命感受投射到即移情到杏树上去的时候，杏树的子落枝空就成了人的生命感受的诗意象征。

贾宝玉之所以面对一株花期已过的杏树产生子落枝空的悲凉感，首先在于他在看到这株花期已过的杏树之前听到了一个消息。那消息是“邢岫烟要出嫁了”。邢岫烟要出嫁了，这消息作用于贾宝玉，遂使贾宝玉面对一株花期已过的杏树产生了子落枝空的悲凉感。面对花期已过产生的子落枝空的悲凉感实际是贾宝玉听到了岫烟要出嫁产生的悲凉感。

岫烟要出嫁为什么使贾宝玉产生子落枝空的悲凉感呢？这当然与贾宝玉喜欢与少女们厮混有关，与贾宝玉喜欢与女孩子们聚在一起有关，与光阴的流逝有关，与青春的渐渐消失有关，但是，仅仅把贾宝玉面对一株杏树的审美感受停留于此，显然就很表面化了。贾宝玉面对一株杏树花期已过产生的子落枝空的悲凉感，和他对生命的理解有关，对人性的理解有关，对少女的理解有关，对自由的理解有关，对美的理解有关。

岫烟要出嫁了，使贾宝玉特别的悲哀，他把这种悲哀之情投射到了那株花期已过的杏树上，那株杏树变成了表现贾宝玉悲哀之情的审美对象。贾宝玉之所以听说岫烟要出嫁了就产生了悲哀之情，就在于贾宝玉对女人的理解，在于贾宝玉对女人的理解中对人的理解。

“女人三变”的女人观是贾宝玉听到岫烟要出嫁了产生悲哀之情的思

想情感基础。在贾宝玉看来，女儿在少女时代是一颗晶莹剔透、闪闪发光的珍珠，嫁了男人这颗晶莹剔透的珍珠就发污了，就失去了往日的纯净与光彩，变成了一颗“死珠”，等到老年的时候，这颗发污了的珠子就变成了死鱼眼睛。“女人三变”的女人观不是女性形貌的变化，而是女性思想精神的变化。女儿由珍珠变为发污的珠子又变为死鱼眼睛的变化，是女人人性的变化。不是如一般理解的女性沾染上了男性的气味而发生的生理变化。贾宝玉是从女人人性变化的角度而不是从女性生理变化的角度理解女性变化的。

在贾宝玉看来，少女时代的女性是本着她们天生的美丽、善良、纯洁来面对一切、感受一切的。她们还没有受到世俗价值观念的影响和玷污，因而她们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诗性的、纯洁的、透明的、闪亮的。待到她们嫁了男人，她们就从一己的世界（大观园是女儿们一己世界的诗性象征）走向了社会、走向了生活、走向了世俗。她们就自觉不自觉地被世俗的价值观念所侵染、过滤和浸泡。她们开始了向少女时代自己反面的异化。到了老年，她们早已积累了相当多的世俗生活经验，她们的人生充满了考虑和算计甚至计谋，她们曾经有过少女时代和青春时代美丽的梦，她们也不曾完全忘却泯灭那美丽的梦，但是，当她们面对生活的时候，她们只用利益考虑、算计和计谋来应对了。她们不止失去了她们的美丽，失去了她们的青春，她们更失去了她们的纯洁和透明。

正因为有了这种对于“女人三变”的女性观，在听到了岫烟要出嫁了，贾宝玉在那株花期已过的杏树面前才产生了子落枝空的悲凉感。不难想象，在贾宝玉面对杏树的审美感受里，他的女性观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正因为有了这种女性观，他才对又一个女儿要出嫁了感到了悲凉。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又一个女儿要出嫁，就是又一个女儿的走出大观园，又一个女儿的走向世俗，又一个女儿的走向三变，由晶莹剔透的珍珠变得发污发锈发脏，最后变成令人厌恶与恐惧的死鱼眼睛。在贾宝玉看来，这不就是少女的毁灭，青春的毁灭，纯洁的毁灭，美的毁灭与人的毁灭么？

因而，在贾宝玉面对那株花期已过产生的子落枝空的审美感受里，又不止是“女人三变”的女性观，而是人变即人的异化的人性观。贾宝玉面

对那株花期已过的杏树所产生的子落枝空的悲凉感，是他体味与理解到的人的异化的思想移情到杏树上的结果，或者说是那株花期已过的杏树作为一种客观对象牵动了他的主观思想中的人的异化的思想。因而，在贾宝玉的“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叹息”中，是包含着他深深的对少女、青春、人性美好的肯定与留恋，是包含着他深深的对少女毁灭与人性毁灭的悲凉感的，是包含着他深深的对少女和人的悲剧命运的预感的。

曹雪芹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不仅以现实人生故事的描写表现了少女和人性的毁灭，还以诸如石头神话等象征了少女和人遭遇的巨大悲剧人生，同时，他还以人的比如贾宝玉的审美感受，表现了少女和人性毁灭带给人的悲凉的生命感受。

作为非情节性的生命感受的描写是《红楼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虽然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人的命运转折的大喜大悲，但是，它却有着极为重要的审美价值。《红楼梦》人物的审美感受就像一场大雾那样，慢慢弥漫在“红楼”的世界中，使“红楼”迷蒙在虽然轻盈但却浓重的大雾之中。作为非情节性的审美感受的描写，比如贾宝玉面对杏树子落枝空的悲凉感，是对红楼梦人物命运的一个重要的补充，一个重要的支撑，一个重要的提升。它给人的悲剧命运以一种原因性的补充，一种价值观念的支撑，一种人性价值的提升。正是有了这种非情节的审美感受的大量描写，才使《红楼梦》不是停留在一个大的故事框架中，而是精细又深入地表现了人的生命感受。鲁迅说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在我的阅读感受里，面对《红楼梦》中的人物，我就像贾宝玉面对那株花期已过的杏树产生的悲凉感那样，对《红楼梦》的人物命运产生浓重的悲凉感。《红楼梦》中的人物何尝不是一株花期已过、子落枝空的杏树呢？贾宝玉面对这株花期已过、子落枝空的杏树的悲凉感何尝不是我或者是读者的悲凉感呢？正是贾宝玉面对花期已过的杏树所产生的子落枝空悲凉感的审美感受，给我奠定了理解和阐释《红楼梦》人物的思想基础。花期已过、子落枝空是一种象征，它象征了《红楼梦》人物特别是那群美丽少女美好人性的失落与丧失，象征了《红楼梦》人物的悲剧，象征了人的结局。

就如同那株杏树上的美丽的花儿落了，杏子落了，甚至叶子也落了一

样,《红楼梦》中的那些人物特别是那些诗性美丽天真烂漫的少女最终走向了一切美好都被毁灭的悲剧命运。

在贾宝玉面对杏树审美感受的基础上去体味与阐释《红楼梦》的人物,也许更能贴近人物,更能贴近作品,更能贴近曹雪芹。

“狂风落尽深红色”(杜牧)。美丽的少女被毁灭了,诗性的生活被毁灭了,美被毁灭了,人被毁灭了。当然,这是绝对的悲剧。我们在阐述这些人物时,会为她们诗性生活的被毁灭而发出长长的叹息,会为她们的美和人性的被毁灭而陷入深深的悲哀,会为她们的命运而悲痛,会为她们的结局而流泪。是的,她们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悲凉感。这对我们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与黛玉、宝钗和晴雯等人的时代已经遥远了,我们的人生经历也与她们大大不同,但是,黛玉、宝钗和晴雯等人美的毁灭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离我们还那么遥远吗?

就像那株杏树到了春天就要开花、结果,而花开必然花落、结果必然子落一样,人生也必然要经历人性的转变。《红楼梦》人物的悲剧告诉我们的,不止是悲剧,还有对美、对少女、对青春、对诗意生存的赞美、肯定与呼唤。在极力表现美的毁灭和人的毁灭的悲凉感背后,我们感受和体察到了曹雪芹那颗热烈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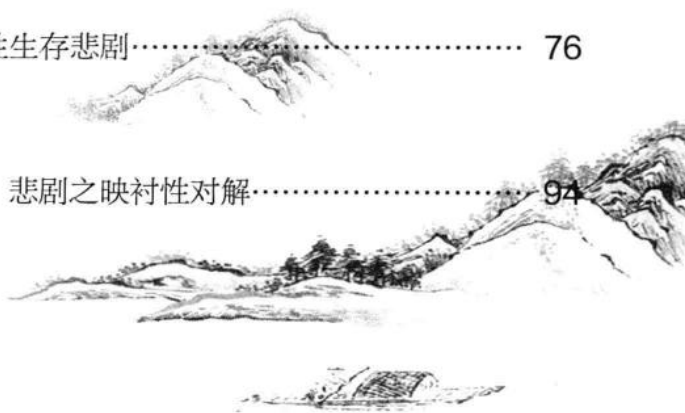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天真、烂漫、纯洁、透明、热烈、诗性、善良、悲悯、梦幻,这才是我们的天性,这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生来就是要有自由美好的生活,我们生来也并不贪婪,并不肮脏,并不龌龊……

我们都有过开花的“那时候……”

但愿我们那株杏树的花期长一些,果在枝头驻足得长一些吧。

目录

前 言	“子落枝空”的审美感受·····	1
第一讲	行为偏僻性乖张 ——贾宝玉的精神悲剧·····	1
第二讲	千古情人独我痴 ——林黛玉的“爱情宗教”·····	13
第三讲	雪为肌骨易断魂 ——薛宝钗悲剧的“外部象征”·····	27
第四讲	芙蓉泣露牡丹“笑” ——黛钗双美并秀的象征意旨及审美意蕴·····	43
第五讲	情天情海幻情身 ——秦可卿形象的神话性意蕴·····	63
第六讲	槛外红梅傲雪开 ——妙玉的悖谬性生存悲剧·····	76
第七讲	勘破三春景不长 ——“元迎探惜”悲剧之映衬性对解·····	94



第八讲 平生遭际实堪伤

——香菱形象的悲剧意蕴与结构意味…………… 112

第九讲 为谁辛苦为谁甜

——王熙凤的人生之“味”…………… 122

第十讲 风流灵巧招人怨

——金钏、司棋、尤三姐之死的文化解读…………… 151

参考文献…………… 163

后 记…………… 170

第一讲 行为偏僻性乖张

——贾宝玉的精神悲剧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浓重悲剧意识的辉煌巨著，既有“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①的人生悲剧，也有“乐极悲生，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②的世事悲剧，既有“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清纯女儿被迫害、被摧残、被毁灭的青春悲剧，也有“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树倒猢狲散”的家族悲剧。而这一重又一重的悲剧叠加在一起，使得小说主人公贾宝玉于“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觐面”^③，也只有他一个人去“呼吸而领会”那富贵荣华无限风光背后的已“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④。因此，尽管，贾宝玉生活于“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过着饫甘饕肥、锦衣玉食的生活；尽管，他是“勋业有光昭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赫赫荣国府的唯一继承人，他是“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女儿国中的唯一的“男性君主”，但是他对社会、对人生、对生命的感受、体验却是彻底的苍凉、悲凉、虚无、绝望，这一切化成了宝玉沉重压抑的精神苦闷、精神焦虑、精神悲剧，而这种精神苦闷、精神焦虑、精神悲剧却鲜有人能理解。

宝玉虽然生活于锦绣阵、绮罗丛、温柔乡中，然而他在现实人生中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生命价值、生存意义，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

① 曹雪芹著，邓遂夫校订：《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② 曹雪芹著，邓遂夫校订：《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这万丈红尘中的匆匆过客，荣华富贵的贾府甚至“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也不过是他暂时的落脚点，而不是他可以永远依栖的灵魂的栖息地、精神家园，现实人生对于他而言永远只是“他乡”而非“故乡”。因而，贾宝玉表现出来的就是“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的生存方式；是“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①的生活方式；是他的痴、傻、狂、空虚、寂寞、孤独、绝望的人生体验。因此，贾宝玉的精神悲剧“不存在传统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忧愤，也不会出现什么身在山野、心在魏阙式的矛盾”^②，而是他在“摒弃了传统的以建功立业为内核的人生价值观念之后，却找不到比较适当的人生位置”；是在“褻读了现存的以三纲五常为法典的人与人类关系准则之后，却找不到真正和谐的立足之境”^③。他对爱、对社会、对人生、对“此在”充满了“大无可如何”的失落感和幻灭感、虚空感、绝望感，这是一种痛入骨髓的悲剧体验，“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④

难补有情天——宝玉的情感悲剧

《红楼梦》是一部感人肺腑的“情书”，是一篇血泪与悲愤交织而成的“情文”，是一曲伤感顽艳的“情歌”，是一部“大旨谈情”的“旷世情书”，更是一部大胆言爱的绝世“爱经”——汪大可曰：“《红楼》以

①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66 页。

② 刘敬圻：《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学术交流》，1986 年第 5 期，第 75 页。

③ 刘敬圻：《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学术交流》，1986 年第 5 期，第 75 页。

④ 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92 页。

前无情书，旷观古今，《红楼》其矫矫独立矣。”^①洪秋蕃曰：“言情之书盈箴满架，《红楼》独得其正”^②；潘知常说“《红楼梦》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爱的圣经”^③。在这部旷世情书、绝世爱经中，不仅那些聪慧性灵的女性是从情天情海下凡的“情鬼”，其主人公贾宝玉更是从灵河岸三生石畔降临凡尘的“情痴情种”，他是被女娲所弃的“爱石”，来自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他“堕落情根，故无补天之用”^④，才“动了凡心”“幻形入世”，在“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历尽欲海情波、悲欢离合，见证由于爱的缺失，人生的荒凉虚无。宝玉是“情使”、“爱使”，他以一己之情、一己之爱去关爱天地众生，对天地万物的仁爱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一种天赋，他只为情与爱的付出，不求回报，前世今生，此情永不变易。作为“情使”、“爱使”，宝玉的前世“神瑛侍者”即以甘露无私灌溉绛珠仙草，用爱来延长它的岁月，用爱换得它生命的升华，使之变成绛珠仙子；他幻形入世之后，更是以情与爱去感悟人生经历世事，由此，成为柔弱卑贱“第二性”的女儿们的“护花使者”、“护法裙钗”，他以生命、灵魂崇拜、赞美、颂扬、关爱、体贴、呵护、护卫清纯的女儿，他在尘世的短暂的十九年，就是他“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⑤的十九年，就是他见证情的被毁灭、爱的被毁灭的十九年，就是他痴情、悟情、悼情的十九年，更是他“补情”的十九年。

宝玉这位“怡红公子”，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情与爱集中体现在他对女儿发自性灵的真爱与崇拜，宝玉的女儿崇拜是纯然非功利性的，包含着宝玉对美丽女性的性爱意识、自愧意识、体贴意识、尊崇意识；宝玉的女儿崇拜更是一种情的崇拜、爱的崇拜，是宝玉独有的一种生存方式、生命方式：宝玉从小就会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

① 汪大可：《泪珠缘书后》，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3页。

② 洪秋蕃：《红楼梦扶隐》，冯其庸：《八家评批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页。

③ 潘知常：《红楼梦为什么这么红》，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④ 曹雪芹著，邓遂夫校订：《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⑤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①的孩子话；长大之后更认为“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②；并一再慨叹“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③；就连他的“镜像人物”甄宝玉都认为：“必得两个女儿陪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里自己糊涂。”“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稀罕尊贵呢！”^④宝玉对女儿的专情、真情、同情、多情，使得“宝玉的情怀不但至纯至洁且至广至深，显示出宗教式的大慈大悲和谦卑的态度。就其广度而言，他不仅对于林黛玉一往情深，对于大观园其他姐妹也关怀备至；不仅用情于异性，也施之于同性；不仅对于人进行情感的交流，也给自然万物以人的地位。就其深度而言，他对于他人特别是女性不仅仅是一般的关怀和尊重，而且还把女性作为他人生的价值标准来认同。”^⑤

作为“情使”、“爱使”的宝玉，他今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倾情尽心的关怀女儿、体贴女儿、爱护女儿，处处为女儿们着想，“宝玉与园中姊妹及丫头辈，无不细心体贴。钗黛晴袭身上，抑无论矣。其于湘云也，则怀金麒麟相证；其于妙玉也，与惜春弈棋之候，则相对含情；于金钏也，则以香雪丹相送；于莺儿也，则于打络时哓哓诘问；于鸳鸯也，则凑脖子上嗅香气；于麝月也，则灯下替其篦头；于四儿也，则命其剪烛烹茶；于小红也，则入房倒茶之时，以意相眷；于碧痕也，则群婢有洗澡之谑；于玉钏也，有吃荷叶汤时之戏；于紫鹃也，有小镜子之留；于藕官也，有烧纸钱之庇；与芳官也，有醉后同榻之缘；于五儿也，有夜半挑逗之事；于佩凤、偕鸾也，则有送秋千之事；于纹绮岫烟，则有同钓鱼之事；于二姐、

①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②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

③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750—751页。

④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

⑤ 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三姐也，则有佛场身庇之事。”^①宝玉对所有的女儿都保留一种纯真的关爱、纯粹的体贴：当有好吃的，他想着为他心爱的丫鬟带回来，为晴雯带豆腐皮的包子，给袭人留酥酪；当平儿受了贾琏、凤姐的双重气，并挨了打之后，宝玉亲自替她们赔不是，并且亲自为平儿“理妆”——嘱咐袭人为平儿换衣裳、擦胭脂、戴花、熨衣服、洗手绢，安抚她受伤的心；当鸳鸯因拒绝贾赦的垂涎，誓绝“鸳鸯偶”之后，他“心中着实替鸳鸯不快，只默默地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间说笑”^②，鸳鸯之母和袭人之母都亡故之后，鸳鸯和袭人在怡红院说话，宝玉见了悄悄地退出来，体贴地说“我这一进去，他又赌气走了，不如咱们回去罢，让他两个清清净净的说话。袭人正在那里闷着，幸他来的好”^③；当茗烟和小丫鬟万儿在一起幽会被宝玉撞见之后，宝玉提醒丫鬟赶快离开，得知茗烟不知对方的年龄，宝玉感叹道“连他的岁数也不问问，就作这个事，可见他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④；当迎春即将出嫁，搬出大观园，宝玉跌足道“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静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⑤；当龄官在大毒日头底下痴情地于花阴之下画蔷，被雨淋湿了衣裳，宝玉想道“这是下雨了，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骤雨一激”，提醒她赶快去避雨，而浑忘了自己已经被淋得浑身冰凉^⑥；当香菱因与小丫鬟们斗草弄脏了裙子，宝玉亲自让袭人送来新裙子，解了香菱的尴尬之境；当刘姥姥信口开河地胡诌有一个若玉小姐死后成仙雪中抽柴的故事，宝玉真诚地让他的心腹小厮焙茗亲自去寻访她的庙宇；当宝玉在宁国府看戏放花灯感觉繁华热闹到非常不堪的境地时，他想起“素日这里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轴美人，画的很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无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他

① 姚燹：《读红楼梦纲领（节录）》，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8—169页。

②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568页。

③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676页。

④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

⑤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8页。

⑥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65页。

一回”^①。

宝玉对女儿们保留着人世间最无邪、最纯真、最无私的同情心，他对女儿的体贴、关爱、尊重、呵护，不是为了占有她们，不是一时的消遣，而是一种无功利的纯审美的、艺术的诗意的观照。宝玉以自己的全部“情与爱”，让那些在男权社会中被践踏、被蹂躏、被损害的女性，能够感受到情的温暖、爱的温暖、心灵的温暖、生命的温暖，进而使她们能够感受到人生因为有爱，才无悔，因为有爱，才有价值，因为有爱，才值得“走一遭”。

尽管宝玉对女儿的关爱、体贴、呵护、崇拜是如此的浪漫诗意，如此的纯真无邪，如此的自然而然。然而，宝玉这种以情与爱为生存基础、生命基础的情感态度、情感方式、生活方式、生命方式，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理解与认同。无情而残酷的现实，一步步地毁灭了宝玉对女儿的梦想——也就是对爱、对美、对真的梦想，将他从多情、痴情的世界推向无情、绝情的深渊。尽管宝玉不染尘俗、不为情色地钟爱着他身边的每一个女儿，尽自己的所能去体贴、关爱她们，但他却无法阻止这些美丽、诗意、纯真、性灵的女儿被污浊的社会所吞噬、所毁灭的悲剧，他不是冷眼旁观而是亲身经历这无比惨痛的一切，亲眼目睹她们血肉淋漓的香消玉殒——风情月貌的可卿因病而终，纯真无辜的金钏投井而亡，刚烈泼辣的尤三姐自刎而死，柔弱无依的尤二姐吞金而逝，风流灵巧的晴雯抱屈而夭，痴情忠贞的司棋撞墙而陨，懦弱善良的迎春被蹂躏而致死，富贵无恩的元春被“幽闭”而薨逝，直至那个代表人生全部价值与生命意义的黛玉也魂归离恨天；宝玉亲身见证了红楼女儿们无可遁逃的悲剧命运——探春的“生于末世运偏消”，惜春的“缁衣顿改昔年妆”，王熙凤的“死后性空灵”，宝钗的“金簪雪里埋”，妙玉的“无瑕美玉遭泥陷”，湘云的“水涸湘江，云散高唐”，李纨的“镜里恩情，梦里功名”。这些至真至美至纯至善至情至性的女子被无情地吞噬毁灭，彻底宣告了这是一个没有情没有爱的非人世界，宝玉对这个“无情”、“无爱”的世界、社会、人生彻底绝望，于是，虚空、无奈、苍凉、莫可名状的悲剧体验弥漫了他的整个生命历程。

^①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

无计留春住——宝玉的生命悲剧

多情、痴情而又专情的宝玉是以“情”为标准来为人处世的，他以情来区分人，以情来认识世界，以情来区别善恶，以情来处理周围事件，以情来审度人生。在现实人生中，宝玉既钟情于纯情的女儿们，因为她们禀赋了天地日月之精华；宝玉也留情于自然万物，因为它们承载着宝玉的喜怒哀乐。“情不情”的宝玉的心灵是敏感而脆弱的，自然万物的花开花谢、日升月落、晨昏交替都会荡起他情感的涟漪，使他或喜或悲或感或叹或怜或伤。

“情不情”的宝玉以情来感悟人生、感悟自然，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是有情的，因此，宝玉常将自己的感情投注到自然万物之中，他常与自然万物进行情感的交流：“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①宝玉与自然万物的心灵沟通是无人能解的。当宝玉在《会真记》中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树上桃花吹下一大斗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花片。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儿，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儿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②。这是宝玉以他独有的方式葬花，以他独有的方式珍爱生命的美丽，正是如此，当他听到黛玉的葬花诗时，“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恹倒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

①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页。

②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268页。